

## 春拂赐恩岩

**■蔡景典**

初春的阳光比我们来得还早，清晨山间的鸟雀已叫得欢畅。

一部商务车停在我们前面，七八人兴致勃勃地下车，领队者举着写有“台湾鹿港许氏宗亲”字样的小旗。闽南的春风还带着寒冬的余韵，但看他们上山的热情没有丝毫减退。

“大家上山前先看看这陵墓”，声音飘来，我好奇地也停下脚步。顺着手势，我看不见那里有一块“李亦园院士墓”的石碑。“叶落终要归根啊。”领队者的声音略带沧桑却满怀激情。这里安息着泉州籍台湾“中研院”院士、著名人类学大师李亦园。旁边是他父母的合葬墓。他父亲是以诗、书、印和摄影“四绝”闻名于世的菲律宾华侨李根香，李亦园生前远赴马尼拉把他父亲的骨灰请回国，让父亲如愿魂归故里。

本来是邀约朋友来清源山赐恩岩散心，没想到上山时就先邂逅了这感人的场景。难怪，古石蹬道两侧的山茶花会笑得那样开心。你瞧，那花瓣犹如完美的裙摆，轻盈摇曳迎接客人。桂树吐出花芽，淡淡的馨香氤氲着山的雅致。

拾级而上，相思树和垂叶榕构成一道绿荫。我想，这高大的绿植何止是相思。转角处，四川总督苏延玉、浙江提督李廷钰、晋江举人王沛瑛姻娅三人知此山惠风醉人，已捷足先登同游，道光二十五年就感叹勒石留存。

山门前，有一副由道兴编撰、启功书写的石联：“胜迹无双赢得欧子读书许公献地，钟灵第一招来真师伏虎李邴卜居。”一读，大概了解了这座山和这个寺庙的渊源。两旁手写的红春联和高挂的红灯笼显现着春天节日的祥和。

入门，但见红瓦檐下硕大蚵壳嵌饰建造的壁墙长展开，如一列挺胸远洋出海的刺桐港走船人。墙裙前，红的灯笼花和黄的金丝菊在绿叶中盛开，似一群勤快的蝴蝶簪花女。山与

海的情感交融，这来自番邦压舱保平安的蚵壳足以佐证当年归航的喜悦。

从大休歇场到赐恩岩，自唐宋及今，规模不大的寺庙禅音萦绕。花岗岩石雕琢的千年白衣观音以清源山泉为莲座，宝相庄严，神圣肃穆。寺前七百余年的古樟静默耸立，绿荫如盖，迎风挡雨。寺里的对联笔墨禅意，耐人寻思。明代思想家李贽题：

不必文章称大士，虽无钟鼓亦观音。

律宗大师弘一撰：能立无上正教法，常为世间良福田。

春去复春来，花谢花再开。年岁更迭，顺意长存。古寺右侧那株紫藤令人叫绝：苍劲老到的根茎，中间分了叉，笔直依墙而上。到了十来米高的露台花架又交会一棚。有心的师父在藤边挂了个牌子“两岸同心”。历经一冬，春风拂临，花期将至，不日将是“十丈紫藤映春光，风送花香入心房”的景致。

欧阳洞在寺的后方，是我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远足必来的地方。老

师会讲五代时期山上高僧驯虎的传说，会讲古早文人雅士聚此读书的故事。这里成片垒叠的巨石，筑成天然石室。唐朝闽中甲第进士欧阳詹曾在此潜心读书，南宋老宰相李邴也寓居于此，明代史学家何乔远常登临感怀。“高山仰止”“鸢飞鱼跃”“山海奇会”“鹤径琴台”……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题刻，映托着一山墨韵书香。

折回邀月亭，闲坐释怀。临山一幅巨大的“心”字镌刻在石坡上，意味深远。山下偶遇的台胞在旁边宗祠点香谒祖，永续心愿。这山是唐朝皇帝赐给政声卓著、西征有功的刺史许稷的，名曰“赐恩”。许稷深感皇恩浩荡，献山筑寺。后人又在此建“开闽许氏宗祠”，供开枝散叶的五湖四海许氏后裔溯祖思源。

暖风吹拂，满山新绿，春色明媚披锦绣。淡淡然，在古亭中与山对坐。心旷神怡，沏一壶禅茶，细细品味着赐恩岩的春天……



(AI制图)

## 登高贞洋行

**■李志宏**

走进贞洋村，一片春日的温和。山上的花草树木、田野间的蔬菜瓜果，似乎饱含对初春的欢欣，努力绽放自己的风姿，生机盎然。

我们一行人登高，来到伍生堂祈福。伍生堂在莲花峰下，周边有大林湖、竖石、龙津亭、师公冠、许愿树等景点。今天，这里举行“不负浪漫春光，打卡红色家乡”活动，村民和游客往来如织。伍生堂诵经声阵阵，文化广场的栏杆上，一排排红灯笼如红色的火焰在风中舞动，炫目喜庆。

站在伍生堂放眼，尽览四方风光。天空高远，蓝得纯粹。山连着山，岭牵着岭，把贞洋村围了个圈儿。村里公路蜿蜒，林木葱郁，梯田层层，楼房错落有致，间或可见古厝、古寨、古驿道。

贞洋村拥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、独特的海丝文化遗迹、闽台信仰的

保生大帝等民俗文化。从此处眺望，可以看到“贞洋大捷”遗址、“坪楼尾战壕”遗址、陈垣古窑址、钟显堂等。而不远处就是“红军洞”，我们走到洞前，巨石扼守道路，洞口逼仄。我发现前方一处峭壁悬崖，一株松树从石罅中长出，一米多高，屹然挺立，犹如一个哨兵在站岗。当我问及这株显眼的松树，随行的易先生说：“我爷爷那代人就有了，真顽强，村里的小孩子经常来瞻仰……”我走近细看，松树已抽出新的枝条。这株松树诠释了在逆境中百折不挠、自强不息的精神，何尝不是贞洋人铁骨铮铮的一面？

从“红军洞”往上，一条景观小道在林中若隐若现，我们继续登高。山林肃静，偶有鸟声啁啾，清新的空气让身心觉得清爽。山野间红、黄、绿等各种色彩斑斓，悦人眼球，一大片雪白的芒花令人怦然心动。途中，遇到一对老夫妇正忙着修整野茶林。

循着曲折的路径，我们绕到了始

建于明代的钟显堂，堂前涧水流淌，有一株异树，大家纷纷驻足拍照。此树向北方水源处伸展，“枝枝向上”，决不旁逸斜出，叶子火红火红的，明亮耀眼，“飞焰欲横天”，烂漫得无以言表。

钟显堂不远处是新建的红二支队革命陈列馆，馆里图文并茂地讲述红二支队从组建发展，再到困难坚守的革命故事。

一路上，学生三五成群，或写生或拍照，记录着乡村的风景。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在村里设立实践基地、油画工作室等，与贞洋村开展乡村振兴系列共建活动，如环创设计、油画写生、自媒体作品比赛等。“艺术点亮乡村”，转化为乡村文旅的“吸睛点”与“增长点”。

漫步在贞洋，“风光处处生”，特有的红色文化和民俗风情让我们流连忘返。下山时，热情如火的三角梅向阳盛放，如旌旗飘扬。

## 寻山护国岩

**■李杰威**

晨雾未散时，我已在前往龙涓镇内灶村的山路上。茶田漫过层叠的丘陵，铁观音的暗香被露水浸润得愈发清冽。护国岩就藏在这片碧浪尽头，像一卷被时光合拢的古书。

石径在松针覆盖下时隐时现。忽有钟声破雾而来，惊起枝头白鹇，雪色翅膀掠过半山枫林，抖落几颗殷红的晨星。抬头望见悬崖千仞，云雾缥缈，上覆帽形巨石，沿悬崖上缘砌石筑门窗，形成岩洞，名曰“甘露室”。

甘露室岩宇为仿木结构，面宽五间，深三间，坐北向南，分内外殿。殿内有四根石柱、三门两窗，中设一佛坛。岩洞的一面石壁上有个小洞眼，为传说中曾自涌米供和尚煮粥食用的“漏米洞”，如今洞眼不见米出，却有清泉汩汩外涌。护国岩原先叫作“乌石岩”，相传宋帝赵构南遁时，曾避难于此，并在此纳贤复国。三年后，赵构复国成功，将此地赐名为“护国岩”。

山寺的飞檐挑起半帘雨幕，在甘露室的另一侧山腰上，有一位老僧扫着落叶，竹帚划过石板的沙沙声，竟与檐角铜铃的震颤生出奇妙的和鸣。那是观音殿，殿前的涌泉终年不涸，水珠在放生池的莲叶上滚成晶亮的偈语。忽觉这“护国”二字，或许从来都不是指向刀光剑影，而是某种更恒久的守护——像崖畔那株百岁的罗汉松，以年轮封存所有暴雨骄阳，最终站成慈悲的模样。

雨势渐密，我坐在禅房外的廊上。看雨脚在茶园里绣出千万条银线，看云气吞没又吐出远处的戴云山脉。竹筒接满山泉的叮咚声里，忽然懂得护国岩真正的禅意：世间最坚韧的守护，原是用草木生长的姿态，把光阴沏成一壶茶。就像那些深扎岩缝的茶树，将风雨霜雪都酿成回甘，让每个春天都从旧伤疤里捧出新芽。

暮鼓响起时，满山茶树正泛起油亮的光泽。归途回望烟雨中的山门，“护国”二字已隐入苍茫。忽然想起寺里老僧以雨为墨，在青石板上写下的那副楹联：“青山原不动，白云自去来。”或许人生终究如云，但总该有些山岩般的坚持，在飘摇尘世中护住内心清泉不涸。

